

ICSL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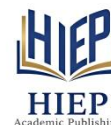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CSLA, Vol. 1, No. 1, 2025, pp.25-39.

Print ISSN: 3079-2711; Online ISSN: 3104-5081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icsla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ICSLA.25.1.03>



闽南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路径与本土化机制研究 ——基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互动视角

蔡和存 (Cai Hecun)¹

摘要: 本文基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互动视角, 深入分析闽南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路径与本土化机制。闽南文化通过贸易、移民、宗教及文化教育等多种途径在东南亚各国广泛传播,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与当地文化和谐共生。海上丝绸之路对闽南文化的东南亚传播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促进了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交流互鉴。本文分析闽南文化在东南亚本土的融合机制, 旨在为当代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闽南文化; 东南亚地区; 传播路径; 本土化机制; 海上丝绸之路

作者简介: 蔡和存 (Cai Hecun), 华侨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 跨文化传播。电邮: hc_cai@126.com。

Title: Research on the Dissemination Path and Localization Mechanism of Minnan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dissemination path and localization mechanism of Minnan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Minnan culture has been widely spread across various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such as trade, immigration, religion, and cultural education. Over the long historical process, it has coexisted harmoniously with the local cultures. The Maritime Silk Road ha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Minnan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facilitating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different cultural system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Minnan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n localities, aiming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s for the overseas dissemin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Minnan culture; Southeast Asia; Dissemination path; Localization mechanism; Maritime Silk Road

Author Biography: Cai Hecun,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qiao University. Research Area: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mail: hc_cai@126.com.

一、引言

唐宋以来，闽南地区便成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重要枢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北宋时广州仍是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至南宋后泉州逐渐超越广州，成为当时最大的对外贸易港，闽南海商的势力壮大起来。”（代帆，2022，p.3）随着移民、贸易与航海活动的繁盛，闽南地区独特的海洋文化基因也广泛传播至东南亚地区，成为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典范。在全球化和“一带一路”背景下，重新审视闽南文化在东南亚的跨境传播与本土化嬗变，不仅有助于理解文化传播的路径和机制，更能为当代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鉴提供借鉴。“海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沿线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的优秀文化是可以相互学习、并行不悖地存在的，而不是相互排斥，更不是用一种文化代替另一种文化。”（胡沧泽、胡雯、刘世斌，2021，p.251）闽南文化凭借丰富的多元性和包容性，在海外传播过程中创新发展，不仅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还推动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合作，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梳理闽南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路径，深入剖析其本土化融合机制，旨在为当代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提供有益借鉴。

二、闽南文化基因与海上丝绸之路的耦合

（一）闽南文化的海洋性特质

闽南文化主要分布在泉州、厦门、漳州，以及台湾地区和东南亚等地。它是福建南部地区形成的特色地域文化体系，以闽南语为文化载体，涵盖语言、民俗、艺术、宗教与建筑等多元维度，是中华文明谱系中兼具海洋特质的文化分支。其形成历经三阶段演进：秦汉时期中原移民南迁，带来先进生产技术并与闽越原住民文化交融；唐宋时期依托泉州港的海外贸易繁荣，催化文化开放性发展；明清时期闽南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大规模移民东南亚，完成文化基因的跨区域传播。“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延伸，是汉人南下进入福建，并吸收当地原住民以及历代不同国家民族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自身特点和个性的区域文化。”（林华东，2013，p.5）在东南亚，闽南文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家都有广泛的传播和影响，成为了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重要代表之一。

闽南文化具有鲜明的特征。首先，闽南语是闽南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它保留了许多古汉语的词汇和发音，具有独特的音韵美，被誉为古汉语“活化石”。闽南语至今保留着古汉语的“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古多舌音”等重要语音现象，如，闽南语中“房”不读“轻唇音”f，依上古音读b（bang）；“中”不读“舌上音”zh，依古音读d（diong）；做饭的“锅”读作“鼎”，“跑”的发音为“走”，“吃”的发音为“食”等。很多上古汉语词语在晋人南迁入江南时已经消失，但泉州人至今仍在使用的。¹

其次，闽南地区各个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庆祝方式也都带有地方色彩。第三，闽南文化孕育了诸多优秀的艺术形式（如南音、梨园戏、高甲戏和提线木偶戏等），均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给人不同的艺术感受。第四，闽南地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有多元的信仰文化，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妈祖等。妈祖源于福建沿海城市莆田，乃海上保护神，在闽南地区影响广泛，后传播至东南亚等地。第五，闽南建筑以红砖白石、燕尾脊、琉璃瓦等为主，特色鲜明，有独到的艺术价值，如泉州的开元寺、厦门的南普陀寺等。



（左：南音表演 白宇安 摄；右：提线木偶戏 柯兰风 摄）

¹ 张君琳、林华东：刺桐文脉·最闽南 | 古音雅韵闽南语 最是动人泉州腔，泉州晚报，2024-04-2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7361243422016982&wfr=spider&for=pc>

(Left: Nanyin performance, photographed by Bai Yu'an; Right: String puppet show, photographed by Ke Lanfeng.)



(泉州开元寺 黄禹璇摄)

(Quanzhou Kaiyuan Temple, photographed by Huang Yuxuan)

(二) “海丝”历史沿革及其文化走廊功能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东南亚、南亚、西亚及非洲的跨洋贸易网络。先秦时期，沿海居民就已开展小规模海上贸易。汉代随着造船与航海技术进步，汉武帝遣使从广东沿海出发开辟远洋航线，标志着该通道正式形成。唐宋时期进入鼎盛阶段，政府设市舶司管理外贸，罗盘导航与大型商船的应用使航行范围扩展至波斯湾。贸易商品从丝绸、瓷器、茶叶扩展到香料、珠宝等，形成双向物质与文化交流格局。明初海禁虽限制民间贸易，但郑和七下西洋（1405-1433）通过官方使团拓展了亚非 30 余国的外交经贸网络。郑和所立的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泉州灵山圣墓《郑和行香碑》、郑和发心铸造的三清宝殿铜钟等文物证明了福建在郑和下西洋感举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胡沧泽、胡雯、刘世斌，2021，绪论 p.5）。16 世纪后，随着欧洲航海势力东来，传统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被殖民贸易体系取代。这条绵延两千余年的海洋通道，不仅是商品流通的动脉，更是佛教、伊斯兰教等文化传播的桥梁，深刻塑造了沿线地区的文化形态与社会结构。

海上丝绸之路的三大著名港口位于广州、泉州和宁波。泉州在宋元时期造船业发达，海外贸易发展迅猛，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波斯、阿拉伯、印度等地商人纷至沓来。元代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如此盛赞：规模最大的中国船只，“只在中国的刺桐城建造”。¹中国古代“四大名船”之一的福船首创了水密隔舱技术，是世界造船技术的一大创举。泉港“福船”制造技艺是福建的典型代表，尤以“黑舶五青案”船型最为威风显眼（肖惠中、陈小平，2015，p. 30）。在泉州，水密隔舱这项人类造船史上伟大的发明仍然世代传承。中国通过海运输出丝绸、瓷器、茶叶等物质文明的同时，造纸术、指南针等科技成就也随之传播至亚非欧大陆。佛教艺术经海路传入闽粤地区，与本土文化融合形成独特的造像风格；伊斯兰建筑技艺通过阿拉伯商人在泉州落地生根，现存的清净寺与伊斯兰石刻印证了文化交融。海上贸易更催生了“市舶司”制度创新，构建起古代中国最早的关税管理体系。沿线港口形成的多元文化社区，既保留着锡兰王子后裔聚居地等特殊人文景观，也孕育出融合中外元素的德化瓷工艺、闽南建筑等文化遗产，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永恒见证。

¹ 同上



（泉州开元寺的狮身人面像¹，樊佳怡 摄） （德化窑五彩小盘²）

(Sphinx at Quanzhou Kaiyuan Temple, photographed by Fan Jiayi; Small Polychrome Plate from Dehua Kiln)



（泉州锡兰王子后裔故居³，陈凤清 摄）

(Former Residence of the Descendants of the Ceylonese Prince in Quanzhou, photographed by Chen Fengq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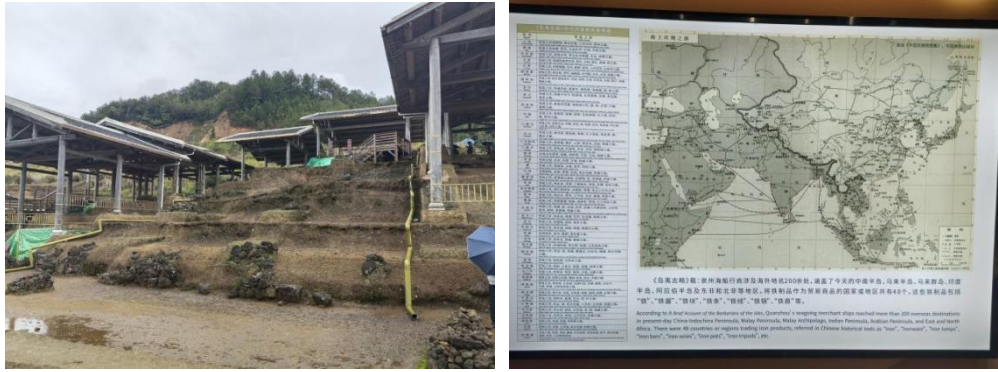
（三）海洋网络中的文化共生：“海丝”语境下的闽南文化跨国传播

闽南地区凭借泉州港等天然良港，自唐宋起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枢纽。这种“海上门户”的地理优势，不仅推动了商贸繁荣，更促成闽南文化与多元文明的深度交融。两宋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口持续增长，拥有众多科技发明，经济、文化、技术空前繁荣。福建的经济也突飞猛进，到南宋时已居国内前列：“茶、甘蔗等商品作物种植；瓷器、布、丝绸、造纸等手工业商品生产；采冶金、铜等矿冶业和造船业等，均占全国重要地位。福建经济发展成为宋代泉州港繁盛和闽南海商集团崛起的物质基础。”（庄国土，2001，p.85）闽南文化为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注入丰富内涵：南音、梨园戏等民间艺术在贸易往来中成为中华文化输出的生动载体；闽南建筑技艺在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地落地生根，形成闽南建筑的海外变体，比如檳城的龙山堂邱公司就是闽南文化和南洋风格的完美结合。闽南的民间信仰，特别是妈祖信仰的跨海传播，促进了华侨社群的文化认同，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纽带。

¹ 狮身人面像位于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下的须弥座。明崇祯十年（公元 1637 年）按察使曾樱和总兵郑芝龙发起重铸大雄宝殿，这些狮身人面像是从元代倒塌的古印度教遗址搬过来的。

² 此为德化窑 18 世纪的产品，泰国华人定烧的五彩小盘，由红、白、黑、青或蓝五色构成的彩瓷。盘内所绘小儿，头发卷曲，梳有双辫，辫子上翘，盘膝而坐，双手合十，神情庄重，海外人物特征明显。这类彩绘瓷色泽浓艳，纹饰习见的是突出佛教艺术色彩。（图片来源：黄明珍，“见证闽南文化在东南亚传播的海外文物”，《文物鉴定与鉴赏》，2015（02）：60-67。）

³ 锡兰王子后裔故居位于泉州鲤城区涂门街。陈列的塑像为锡兰国科提王朝（明代）巴拉克拉马巴忽六世国王，锡兰王子的父亲。



(泉州安溪青阳下草埔宋元冶铁遗址及《岛夷志略》所见的铁制贸易商品¹, 蔡和存 摄)

(The Song-Yuan Iron-Smelting Site at Qingyang Xiacaobu in Anxi, Quanzhou, and iron trade commodities recorded in Dao Yi Zhi Lue (Records of Foreign Lands), photographed by Cai Hecun)



(第四届世界南音联谊会国际南音大汇演²在马来西亚举办, 图片来源: 华人文化艺术网)

(The 4th International Nanyin Gala of the World Nanyin Association held in Malaysia. Image source: Chinese Cultural and Art Network)

宋元时期“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景, 让闽南方言、宗族制度、节庆习俗等文化基因随商人迁徙播散。晋江福船承载的不仅是瓷器和茶叶等商贸产品, 更搭载着文化密码, 在海丝沿岸留下闽南信俗和建筑的印记。全球闽南语语系的华夏同胞总约 7000 万人, 东南亚地区 1500 万人³, 形成独特的闽南文化圈层。明清时期的漳州月港⁴贸易政策催生了“海滨邹鲁”奇观, 而闽南人“下南洋”的浪潮则形成“唐山⁵-台湾省-东南亚”文化传播链。

¹ 安溪青阳下草埔冶铁遗址为宋元时期留存下来的古铁矿冶炼遗址, 是当时泉州乃至福建重要的冶铁场地, 反映宋元时期泉州经济的繁荣景象。2021 年“泉州: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申遗成功, 下草埔冶铁遗址为此次申遗 22 处代表性古迹遗址之一。右图摄于下草埔冶铁遗址展览馆, 图上文字: “《岛夷志略》载: 泉州海船行商涉及海外地名 200 余处, 涵盖了今天的中南半岛、马来半岛、马来群岛、印度半岛、阿拉伯半岛及东非和北非等地区。将铁制品作为贸易商品的国家或地区共有 48 个。这些铁制品包括‘铁’、‘铁器’、‘铁块’、‘铁条’、‘铁线’、‘铁锅’、‘铁鼎’等。”

² 2024 年 6 月 2 日, 为配合庆祝中马建交 50 周年, 第四届世界南音联谊会国际南音大汇演在马来西亚雪兰莪州适耕庄和巴生仙境古城太和殿举办, 来自中国多个地区和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 29 支华人南音社团参与。(闭幕曲大合唱《聚散两依依》第四届世界南音联谊会国际南音大汇演, 华人文化艺术网, 2024-06-0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1100869651499440&wfr=spider&for=pc>)

³ 转引自“闽南语中国外交侨保领保第一歌《12308 咱回家》, 华夏同胞全球同唱祝团圆”, 中国日报中文网, 2024-09-14, <https://caijing.chinadaily.com.cn/a/202409/14/WS66e53c92a310a792b3abc455.html>。

⁴ 漳州月港地处九龙江入海处, 因其港道(海澄月溪至海门岛)“一水中堑, 环绕如偃月”, 故名月港。它与汉、唐时期的福州港, 宋、元时期的泉州港, 清代的厦门港, 并称福建历史上的“四大商港”。

⁵ “唐山”是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对祖国故乡的称呼, 源于唐朝对海外的巨大影响, 宋代时, “唐”就已经成了东南海外诸国对中国的代称。华人在海外都市中的聚居地被称为“唐人街”。



（古泉州迎番货的热闹场景，赵天心 摄）

(The bustling scene of welcoming foreign goods in Ancient Quanzhou, photographed by Zhao Tianxin)

海上丝绸之路有力地促进了闽南文化的海外传播。随着闽南商人的足迹遍布海丝沿线，闽南的语言、习俗、艺术等文化元素也在当地生根发芽。迁徙到东南亚各国的闽南人在当地建立自己的社区，积极传承和弘扬闽南文化。闽南文化与海丝之路是陆地农耕文明与海洋商业文明的共生共荣。它们相互赋能，闽南人凭着“爱拼会赢”的坚韧精神，在人类文明史上浓墨重彩地写下不同文化体系平等交流、互鉴共生的典范篇章。

三、传播网络的构建：闽南文化在东南亚的扩散路径

（一）贸易驱动下的文化扩散

闽南地区地理位置优越，造船业和航海技术发达，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中成为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重要枢纽。《马可·波罗游记》（2009，p.209）中对泉州繁华的商贸赞誉道：“刺桐（泉州）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在商贸往来中，闽南地区与东南亚交易的物品种类繁多。闽南地区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瓷器、茶叶、木雕、石雕等传统产品，它们工艺精美，实用价值高，在东南亚广受欢迎。东南亚输入闽南地区的商品主要有香料、珠宝、药材等，在闽南地区的饮食烹饪、宗教仪式、服饰和医药等方面有广泛应用。

贸易活动对闽南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起到重要作用。闽南商人与东南亚居民频繁接触，他们的语言、习俗、生活方式等逐渐被当地人所了解和接受。闽南的传统节日习俗也随着贸易活动在东南亚传播开来，成为当地华人社区的重要活动。东南亚多地至今仍沿袭“拜天公”¹的文化习俗就是典型例子。闽南的建筑风格、饮食习惯等也对东南亚当地的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贸易活动还为闽南文化的传播奠定了物质基础。很多闽南商人在东南亚积累财富后投资建设寺庙、学校等文化设施，传播闽南文化。1673年，马六甲漳州籍华人兴建庙宇青云亭，供奉观音菩萨、天后及关帝诸神。亭主出钱出力，弘扬中华文化，管理华人社会，为华人提供服务。（胡波，2019，pp.139-144）贸易活动也促进了文化教育的交流，一些东南亚学生到闽南地区学习文化知识，参加“寻根之旅”，带回闽南文化和思想。

¹ 正月初九拜天公是闽南习俗，传说是玉皇大帝诞辰。闽南人会精心准备供品，膜拜苍天，求天公赐福。马来西亚、新加坡等闽南裔华人聚集地也保留了这个习俗。



（马来西亚的“拜天公”习俗，黄健霖 摄）

(Malaysia's "worshipping the God of Heaven" custom, photographed by Huang Jianlin)

（二）移民潮下的文化迁移

闽南地区山多地少，人口众多，农业生产难以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历史上的战乱、朝代更迭以及一些地方的苛政，使得部分闽南人选择背井离乡，到自然资源丰富、相对稳定的东南亚地区谋生。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也为闽南人前往东南亚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众多闽南人本着冒险、开拓的精神，勇敢地踏上前往东南亚的征程。

闽南人在东南亚分布广泛，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印尼等地均有大量闽南人聚居。闽南人是新加坡华人社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2020年该国人口普查中，华人居民人口有300.68万人，其中闽南人占多数，有118.06万人，占39.26%。（蔡亚约，2020，p.2）马来西亚的闽南人主要集中在槟城、马六甲、吉隆坡等城市，在当地的商业、文化等领域都有着重要影响。菲律宾的闽南人在马尼拉等城市形成较大的聚居区，从事商业、农业等多种行业。闽南人在印度尼西亚主要分布在雅加达、泗水等城市，他们积极融入当地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传统。



（牛车水-新加坡唐人街，图片来源：新民晚报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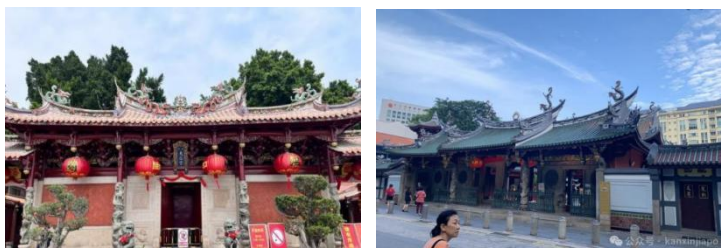
(Chinatown (Niu Che Shui) in Singapore, Image source: Xinmin Evening News)

¹ 因新加坡开发之初，条件简陋，没有日常用水和饮水设备，只得用牛车去市郊来回拉水，而唐人街处于水源集散中心，故得此名。可见早期中国移民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苦难历程。（喻军：狮城“牛车水”，新民晚报，2022-03-13，<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7153951625583868&wfr=spider&for=pc>）

移民群体在闽南文化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将闽南的语言、习俗、宗教信仰等带到了东南亚。他们使用闽南话交流，保持闽南传统节日和习俗，如春节贴春联、吃年夜饭、守岁，中秋节赏月、吃月饼等。印尼闽侨在传统过年时，要在贴上春联的门后竖立一根甘蔗，一直等到新年结束。这是因为闽南语“蔗”和“佳”同音，寓意祈盼好日，渐入佳境。（林江珠，2021，p.126）他们还在当地建立妈祖庙，传播妈祖信仰，增强海外闽南人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早年间，闽南习俗“送王船”传播到台湾省，后又随着海丝贸易与移民传到东南亚。“它是马六甲华人祈求海上平安、渔事兴旺的重要仪式之一，被中马两国视为共同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传播与交融的最好诠释”¹。此外，移民群体还积极参与当地的文化建设，将闽南文化与当地文化相互融合，促进文化交流与发展。

（三）信仰纽带下的文化辐射

闽南民间信俗在东南亚的传播，以妈祖文化与佛教为双翼，构建起跨海文明的精神纽带。妈祖信仰随闽南移民的海上足迹扎根南洋。早在明清时期，就有闽南商人在东南亚建立妈祖庙，既是海外华人的精神寄托又是聚会议事的场所。据不完全统计，新加坡就有 50 多座妈祖宫庙²。最著名当属市区的天福宫，是当地闽南籍华人祭祀妈祖的圣地，也是凝聚华人社群的重要纽带。每逢妈祖诞辰等重要节日，当地华人会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仪式庄严而隆重，吸引了众多信徒参与。在马来西亚各地的城市和乡村的华侨聚集地，到处都能见到寺庙、道观之类的建筑物，举目皆能望见族姓宗祠和其间的妈祖偶像及各种神主牌位。（胡波，2019，p.1）佛教在闽南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随着闽南移民传播到东南亚地区。闽南的佛教寺庙建筑风格和修行方式对东南亚佛教寺庙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寺庙的建筑融入了闽南传统建筑的元素，如飞檐斗拱等，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闽南的佛教高僧³也会前往东南亚进行佛法交流和传教活动，促进当地佛教文化的发展。闽南信俗文化倡导的济世、慈悲等价值观，引导海外华人民众树立正向道德观，深化文化认同感。信俗文化融合本土元素，形成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形态。这是以信仰为媒介的文明对话，彰显了中华文化在跨语境传播中的韧性。



（左：泉州天后宫⁴，云淑敏 摄；右：新加坡天福宫，图片来源：新加坡眼⁵）

(Left: Quanzhou Tianhou Temple, photographed by Yun Shumin; Right: Singapore Thian Hock Keng, Image source: SgEye.)

¹ “从福建传至马来西亚，这项文化习俗为何能成世界级非遗？”，厦港好邻居，2024-03-31，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TA2NzUyOQ==&mid=2696351992&idx=1&sn=99805e9184b05431870830ca4086cc07&chksm=ba35891e8d420008943c93a97575761239afd4ace6a9d54a20fc076d3e9af56e2f833d7337aa&scene=27

² 潘真进：“妈祖信仰在新加坡”，莆田侨乡时报，2024-11-29，<http://www.0594xyw.cn/news-73165.html>

³ 1937 年，泉州南安的信愿法师（1889-1962）南渡菲律宾弘法，任信愿寺住持，被誉为“菲律宾佛教开山初祖”。在菲国被日军占领、广大侨胞精神苦闷之际，他广开佛学讲座，随缘教化，接引侨胞皈依三宝。他带领侨界有识之士成立佛教居士会，使佛教成为增进侨胞团结的重要精神纽带。（“桑梓情|信愿法师在菲国开山立寺”，福建省佛教协会，2024-10-31，<http://www.fjsfjxh.com/2024/10/25289.html>）

⁴ 泉州天后宫，位于鲤城区南门天后路，始建于南宋庆元二年（1196 年），是海内外妈祖庙宇中年代最早、规格最高的古建筑，为世遗“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组成部分。

⁵ 天福宫是新加坡最古老的寺庙之一。1839-1842 年，在漳州籍富商陈笃生、薛佛记的带领下，供奉妈祖的场所重建为天福宫。清朝光绪皇帝于 1907 年赐了“波靖南溟”的御书给天福宫。（孙林：“新加坡仅有两间曾获清朝‘皇帝御赐墨宝’的寺庙”，新加坡眼，2024-03-14，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4NTU0MDgzOA==&mid=2248015469&idx=5&sn=3328674b6c9ea3a405131b3b7a706285&chksm=fc076eafcd296205e46322d370e86356154947dfcd7f54475be72d07502f46be5d2d046b757&scene=27。）

（四）知识传承中的文化输出

闽南人在东南亚不断聚居和发展，很早就在当地创办了私塾，用闽南话教授闽南子弟儒家经典、诗词歌赋等传统文化知识，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修养和文化素养。1819年，檳城华侨创办了五福书院，为华侨子弟提供了入学求知的便利。1854年，著名福建侨商陈金声在新加坡的厦门街创办萃英书院，满足华侨子弟入学的需要，教学语为闽南方言，学童均不收费，维持了100多年。（胡波，2019，p.177）到了近代，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理念的更新，东南亚的闽南文化教育机构逐渐多样化。除了传统私塾，还出现了新式学校，开设传统文化知识以及现代科学、外语等课程，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

文化社团也是闽南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他们通过举办展览、讲座、演出等活动，向当地民众宣传和推广闽南文化。一些社团经常组织南音演奏会、梨园戏表演等活动，让当地民众领略到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1939年，新加坡成立南音组织——云庐音乐社。该社在抗战筹款活动中，经常在街头演唱南音，吸引许多民众观看，筹得较多款项，引起日本人嫉恨，向英国殖民当局施压，因被殖民地政府召回准许证而解散。¹此外，他们还积极与当地的文化团体合作，共同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促进相互理解和尊重。

东南亚华人十分重视文化传承，他们深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忘来处首先就要不忘母语。2022年新加坡安溪会馆百年庆典之时，出席大庆的新加坡王乙康部长呼吁：“建构语言文化身份认同，传续福建话（闽南话），让大家知道自己的根。”²海上丝绸之路使闽南人成为中华海洋文明的使者，将闽南文化撒播到海丝沿线各地，同时也不断地丰富着自己的内涵。



（泉州台商投资区龙苍社区家风家训墙上菲律宾泉籍乡贤家训——“回家就说闽南话”，张君琳 摄³）
(On the family tradition and motto wall of Longcang Community, Quanzhou Taiwan region people Business Investment Zone: the family motto of a Filipino Quanzhou-origin townsman -- “Speak Hokkien when you get home”, photographed by Zhang Junlin)

¹ 吴远鹏：“传承、发展与完善——泉州南音在新加坡”，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2008-04-15，http://www.mnwhstq.com/szzy/mnmx/ctxjyqy/201605/t20160517_21894.htm

² 林华东，“闽南话：东南亚闽南籍华人身份认同的文化基因”，福建省闽南文化研究会，2024-09-02，https://mp.weixin.qq.com/s?_biz=MzU1MDEwMDI2Mw==&mid=2247538707&idx=2&sn=cb85161bd14c13b30c9ece52652e4c94&chksm=fa7d7cc2a27b14f2e6e9f4b485ab71772848858f145bbdc36a0f114393dbec4922e93b7064c&scene=27

³ 见张君琳、林华东：「闽南“泉”史记」古音雅韵闽南语 最是动人泉州腔，泉州网，2024-04-2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7355623688894210&wfr=spider&for=pc>

四、文化互动视角下东南亚场域的本土化机制多维解析

（一）文化融合：适应与共生之旅

在全球化的当今世界，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单独存在，都必须与其他文化发生联系和交往，从而产生文化适应的问题。因此，文化适应不是单方面的，而是一个相互的过程。（曹云华，2001，p.12）闽南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过程中，与当地文化交流互动，经历了复杂而多元的相互适应和融合过程。

首先，闽南方言与当地语言相互影响。闽南人在与当地交流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相互会吸收一些对方语言的词汇和表达方式。菲律宾的他加禄语（Tagalog）中有很多闽南语借词，如 *bihon*（米粉）、*hebi*（虾米）。马来语也有很多闽南语借词，如公司 *kongsi*、同门 *tangmin*。当地的闽南话也有菲律宾他加禄语和马来语的借词，其中部分传回闽南，如源自他加禄语：帕叻[*peso*]钱 *pheso*，甘仔得[*kamati*]西红柿 *kamātīt*；源自马来语：五骰记[*gōkaki*]骑楼 *kakilima*，巴刹[*pasat*]市场 *pasar*）等。¹语言变体丰富了闽南语的内涵，也使海外华人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其次，闽南人在“下南洋”时，为了适应新环境，将源于故土的精神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地区。黄明珍（2015，pp.61-62）研究发现，在19世纪，峇峇（早期闽南人移民与当地马来人结合的华人亚族群）马来文学影响力很大。他们将中国古典通俗小说译成马来文，其中就使用了大量闽南方言，如《走马春秋》封面上的“CHAU MAH CHOON CHIU”，即是“走马春秋”四字的闽南语发音。在新加坡，除了中国古代小说《一枝梅平山贼》、《平闽十八洞》等，还有《地藏菩萨本愿经》、《高王观音救苦经》（民国时期）、闽南语《金刚经》等，都在当地广为流传，成为当时东南亚华侨的精神食粮。



（《平闽十八洞》《走马春秋》《地藏菩萨本愿经》²）

(Pacifying the Eighteen Caves of Min, Galloping Through the Ages of Spring and Autumn, Original Vows of Ksitigarbha Bodhisattva Sutra)

第三，闽南移民将中华美食与当地食材相融合，共同孕育了风味独特的东南亚饮食文化。在菲律宾，福建泉州的面线被赋予了新的名字“Pancit lomi”，加入当地特色的酱汁和配菜，成为菲律宾人日常生活

¹ 同上页注4林华东，限于篇幅，只选取部分例子。

² 图片来源：黄明珍，“见证闽南文化在东南亚传播的海外文物”，《文物鉴定与鉴赏》，2015（02）：61。

中必不可少的美食¹。Lumpia（润饼）源于闽南语“润饼”，常见于菲律宾和印尼的春卷变体，是印尼最受欢迎的街头食品之一，是菲律宾集会中最常见的佳肴²。印尼还有一种叫 Otak-otak[音]类似鱼蛋的小吃，据说是居住在印尼邦加岛渔村的闽南人发明的。他们用闽南人制鱼丸子的方法，加上椰子汁等香料，用印尼人蕉叶包裹烧烤的传统做法，创造出令人百吃不腻的小吃。（林江珠，2021，p. 128）



（菲律宾的润饼³）

(Filipino lumpia)

第四，闽南信俗与当地的民间信仰相互融合，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信仰文化。2013 年第二届世界闽南文化节（泉州）展出一尊马来西亚漆线雕番面妈祖坐像。此尊妈祖坐像有一张“番仔脸”，冕冠后面缀有一撮玫瑰红发髻，番客味十足，这在妈祖形象中颇为奇特。（黄明珍（2015，p.63）在一些地区，妈祖被视为与当地神灵具有相似职能的神祇，信徒们会同时祭祀妈祖和当地神灵。在印尼的东爪哇泗水福安宫中，“除主祀妈祖、陪祀关圣帝君、福德正神、广泽尊王、哪吒与韦驮外，还在二堂主神坛供奉当地居民信奉的印度教女神‘难近母’（又称‘杜尔迦女神’）（李天锡，2009，p.68）。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也吸收当地的文化元素，寺庙建筑、宗教仪式等方面都带有当地的特色。



（漆线雕番面妈祖坐像⁴）

(Lacquer thread sculpture: Seated statue of Mazu with an exotic face)

¹ 王强，“泉州籍闽南移民对东南亚饮食文化的影响：深度解析与实证”，泉州市人民政府网，2024-12-13，https://www.quanzhou.gov.cn/gastronomy/ch/msdh/xwqz/202412/t20241213_3117101.htm

² “环球‘中餐’盘点，看看外国人喜欢的中国食物是怎样的”，2019-06-06，<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5566443098596968&wfr=spider&for=pc>

³ 图片来源：【菲律宾隐藏美食】一天卖出 2000 个润饼的老华侨“小店”，菲律宾菲龙网，2019-08-06，<https://zhuanlan.zhihu.com/p/76885637>

⁴ 图片来源同上页注 1 黄明珍：63。

第五，闽南文化与当地文化在风俗习惯上也互鉴互融。在东南亚很多地方，春节期间除了贴对联、拜拜等，还有庙会、舞龙舞狮表演等。马来西亚至今保留着“元宵节抛水果”的活动，顺口溜如下：“抛苹果，娶好某（老婆）”；“抛好柑，嫁好尪（wāng，老公）”和“抛石头起红毛楼（洋楼）”。顺口溜是以闽南话发音，借东方式的情人节，祝福青年男女找到中意的对象。（李灵窗，2004，p.120）在新加坡，华人的春节是最隆重、最具影响力的节日。2022年2月13日，新加坡福建会馆举办线上春节活动弘扬传统文化，节目有闽南歌曲和俚语介绍、传统南音、闽南童谣、华族舞蹈和灯笼折纸，以轻松、互动的方式，体现闽南文化及华族文化的精妙之处，为友族同胞和年轻人提供一个了解华族文化和福建特色艺术的窗口¹。农历新年后，新加坡还会进行两周“妆艺大游行”。“妆艺”（英语 Chingay）源自闽南语，指的是参与者画上彩妆、身穿鲜艳的服装参加街头表演。活动形式源于1840年为迎接从福建湄洲南来的妈祖像，新加坡在天福宫举行了盛大的赛会²。在新加坡，元宵节又称 Chap Goh Mei，源自闽南语“十五暝”的发音，即农历十五夜。



（马来西亚的舞龙庆祝活动，图片来源：极目新闻³）

(Dragon dance celebrations in Malaysia, Image source: Jimu News)

文化融合还体现在艺术领域。闽南的传统艺术如南音、梨园戏等在东南亚传播过程中，吸收当地的文化元素，丰富了表演内容，拥有广泛受众。南音是国家级非遗，在菲律宾、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传播，是维系海外华人乡情的精神纽带。一年一度的国际南音大会唱是海内外南音爱好者的交流盛会，“不仅是艺术上的交流，也是海外华侨华人亲身感受故乡亲情的契机”⁴。

东南亚地区地域广阔，地理环境 and 经济水平差异较大，国家政策和文化氛围也各有不同，因此闽南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程度也不尽相同。历史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政策较为开放包容，就为闽南文化与当地文化的融合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土壤。

¹ “新加坡福建会馆举办线上春节活动 弘扬传统文化”，中国新闻网，2022-02-14，<https://www.chinanews.com.cn/hr/2022/02-14/9675649.shtml>

² “网络中国节·春节 | ‘福建味’的春节习俗，这些国家 get 到了！”，永定新闻网，2025-02-02，<https://mp.weixin.qq.com/s?biz=MzA4MjU2OTUzNw==&mid=2651073268&idx=1&sn=4fb14fd1e9c75725268cc0e1e845ec13&chksm=85cac3e7d937339157943c8b514c2528a9e59cb57f9da2a01dec362e5648bf9604f62833278f&scene=27>

³ 见“海外民众沉浸式闹元宵：有人到水边抛柑橘香蕉，有巡游队伍长达四公里……”，极目新闻，2025-02-11，<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23765961328899476&wfr=spider&for=pc>

⁴ 听！泉州传来穿越千年的乐曲声，人民网，2024-03-20，<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94007815095788135&wfr=spider&for=pc>

（二）社会网络：组织与连接的力量

闽南人迁徙东南亚后，建立了丰富多样的社会网络和组织，它们在闽南文化本土化进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闽南与东南亚贸易往来日益频繁，为了更好地应对市场竞争，商会和同乡会便应运而生。通过商会，闽南商人能够共享商业信息和资源，共同拓展业务。同乡会为成员提供互助和支持，增强闽南人的归属感和凝聚力。新加坡的福建会馆创建于 1840 年，是最具影响力的华人会馆，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就曾长期担任会长。中华民族素来重视教育，新加坡华人通过“会馆办学”继承、弘扬了这一优良传统。百年前，福建会馆就开始致力兴学，连续兴办管理道南、爱同、崇福三校，并津贴新加坡闽侨所办的崇正、丹诏等八校。著名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前身南洋大学就是福建会馆创办的¹。



（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右：新工大内的福建会馆协作环²）

(Left: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Right: Fujian Association Collaboration Ring within NTU)

商会和同乡会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如闽南戏曲表演、传统手工艺展示等，向当地民众展示闽南文化的独特魅力，促进闽南文化的传播和传承。他们积极参与当地的经济建设，与当地社会进行交流合作，参与公益事业和社区建设，增进了闽南人与当地居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从而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他们所倡导的团结、互助、诚信等价值观，对当地社会的道德风尚也产生了积极影响。诚如《华侨华人与中国发展》（2022，p.232）一书中所言：“华侨华人社团在海外传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增强国际民众对中华文化的了解和认知，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的感召力和影响力，营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

（三）文化创新：驱动发展的引擎

闽南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与当地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不断创新和发展，尤其体现在艺术形式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在艺术形式上，闽南传统艺术如南音、梨园戏等在东南亚焕发出新的活力。南音作为闽南地区的古老乐种，在东南亚传播时，与当地的音乐元素相结合，创造出了独特的音乐风格。2023 年 12 月 7 日第十四届泉州国际南音大会唱，76 岁的菲律宾国风郎君社副领队施荣焕说：“南音像乡音一般，在东南亚很受欢迎。”在菲律宾，最高峰时有四五十家南音社团，历史最悠久的已达 200 年。他们社团将与当地的华文学校联合，进校免费教授南音，希望携手海内外弦友共续工尺谱、同唱南音曲，奏响“乡音不改、乡谊常在”的最美音符。新加坡湘灵音乐社的主唱丽心，祖籍福建诏安，在马来西亚出生长大，周边有许多多元国家和多元文化，她会把这些不同种族的生活元素添加到音乐里。³这些新的文化元素让观众在欣赏传统戏曲的同时，感受到不同文化的融合之美。

¹ “什么？还有福建人听不懂的？”福建共青团，2023-05-21，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3NDI0MTIwNw==&mid=2653516751&idx=1&sn=0d38cec2d286b64fca7e9921879610cb&chksm=84df1617b3a89f014b34b2ffc4366ceeffc17df70857550713ddc7f96c2599f2f23b30cd1869&scene=27

² 图片来源同上页注 3

³ 林福龙、庄丽祥：第十四届泉州国际南音大会唱开幕 海内外弦友同台献艺，东南早报，2023-12-08，https://www.qzwb.com/gb/content/2023-12/08/content_9025808.htm



（第十四届泉州国际南音大会唱《海丝飘南音·故乡月正明》¹）

(The 14th Quanzhou International Nanyin Symposium: Nanyin Resonates Along the Maritime Silk Road—The Moon Over the Ancestral Homeland Shines Brightly)

在风俗习惯方面，闽南的传统节日在东南亚也有了新的发展。春节作为闽南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在东南亚庆祝时，除了保留贴春联、吃年夜饭等传统习俗外，还融入了当地的特色活动。在马来西亚，春节期间会举办大型的庙会，除了有传统的舞龙舞狮表演外，还会有当地的文化展示和美食摊位，吸引了不同种族的民众共同参与。中秋节在东南亚也有了新的庆祝方式，除了赏月、吃月饼外，一些地方还会举办灯笼展览和猜灯谜活动，并且融入了当地的手工艺，制作出具有当地特色的灯笼。闽南非遗文化也随着移民在东南亚各国落地生根，生发出独特的在地文化。“送王船”是闽南文化独特的民俗之一，是闽南地区重要的民间仪式。17-20 世纪，随着“下南洋”和海上贸易，“送王船”民俗逐步传播到东南亚地区，在当地被称为“王舡巡游”或“王船祭”。2020 年，中马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项目，被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也是中国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国家联合申报成功的首个项目。²

闽南文化与东南亚当地文化的接触和碰撞催生了文化创新，促进了文化传承和发展。闽南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得到加强，从而能够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创新后的闽南文化也成为东南亚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了当地的文化内涵，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尊重和融合。



（左：厦门“送王船”活动，吕明 摄³，右：马六甲举办王舡大游行活动，图源：中国东盟报道⁴）

(Left: The Wangchuan ceremony in Xiamen, photographed by Lü Ming; Right: The Wangkang festival held in Malacca, Image source: China-ASEAN Report.)

¹ 图片来源同上页注 2

² 耿羽、陈耕，“中马‘送王船’：合作保护非遗的典范”，2024-12-05，光明网-《光明日报》，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24-12/05/nw.D110000gmrb_20241205_2-13.htm

³ “送王船”活动在福建省厦门市钟宅畬族社区澜海宫启幕。图片来源：中马“送王船”联合申遗成功：历史记忆 共同遗产，中国新闻网，2020-12-18，<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20/12-18/9365777.shtml>

⁴ 图片来源：朱梦晓，中马建交 50 年系列报道 | 送王船：一脉相承的民间信俗，中国东盟报道，2024-05-27，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wNDg4ODE0MQ==&mid=2247502559&idx=1&sn=ee1d2734f90abcdde41d9ccf15aaaa1&chksm=9a8a3bb0d07ca691cd1d2250e3c8aa97d5235f0bec3fb6d72624ce921ceb946723fdedd2b792&scene=27

五、结语

本文通过考察闽南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路径与本土化机制，揭示海上丝绸之路背景下跨文化互动的深层逻辑，为进一步推动中华文化海外传播提供历史经验。第一，要充分利用各种途径，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开展贸易、移民、宗教和文化教育等相关的活动，扩大文化传播的范围。第二，要理解和尊重当地文化，积极促进双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鼓励文化创新，从而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当地社会。第三，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建立健全文化传承和传播的机制，为文化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第四，政府和社会各界应加强对文化传播和本土化的支持，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推动不同文化间的和谐共处与共同发展。未来研究可结合跨国田野调查与口述史采集进一步分析文化传播的动态过程，从而更好地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文明互鉴提供理论支撑，进一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维基百科‘中国关键词’核心价值观的话语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202ZA005）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蔡亚约（2020）：《闽南人下南洋》。鹭江出版社。
- [Cai Yayue (2020). *The Migration of Minnan People to Southeast Asia*.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 曹云华（2001）：《变异与保持——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中国华侨出版社。
- [Cao Yunhua (2001). *Variation and Preservation: Cultural Adapta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China Overseas Chinese Publishing House.]
- 代帆（主编）（2022）：《华侨华人与中国发展》。暨南大学出版社。
- [Dai Fan (Ed.) (2022).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a's Development*. Jinan University Press.]
- 胡波（2019）：《马来西亚华侨华人史话》。广东教育出版社。
- [Hu Bo (2019). *Historical Stories of Overseas Chinese in Malaysia*. Guangdong Education Press.]
- 胡沧泽、胡雯、刘世斌（2021）：《福建海上丝绸之路·史纲》。福建人民出版社。
- [Hu Cangze, Hu Wen, Liu Shibin (2021). *The Maritime Silk Road in Fujian: A Historical Outline*.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黄明珍（2015）：“见证闽南文化在东南亚传播的海外文物”，《文物鉴定与鉴赏》（02）：60-67。
- [Huang Mingzhen (2015). "Overseas Cultural Relics Related to the Spread of Minnan Culture in Southeast Asia". *Cultural Relic Appreci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02): 60-67.]
- 李灵窗（2004）：《马来西亚华人延伸、独有及融合的中华文化》。海峡文艺出版社。
- [Li LinChuang (2004). *Extended, Unique, and Integrated Chinese Culture Among Malaysian Chinese*. The Straits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李天锡（2009）：“试析印度尼西亚华侨华人的妈祖信仰”，《东南亚纵横》（06）：64-68。
- [Li Tianxi (2009). "An Analysis of the Mazu Belief Among Overseas Chinese in Indonesia". *Southeast Asian Review* (06): 64-68.]
- 林华东（2013）：《闽南文化：闽南族群的精神家园》。厦门大学出版社。
- [Lin Huadong (2013). *Minnan Culture: The Spiritual Home of the Minnan Ethnic Group*.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 林江珠（2021）：《东南亚闽侨民俗文化交流史》。海峡文艺出版社。
- [Lin Jiangzhu (2021). *History of Folk Culture Exchange Among Hokkien Diaspora in Southeast Asia*. Strait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马可·波罗（2009）：《马可·波罗游记》，梁生智译。中国文史出版社。
- [Marco Polo (2009). *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 (Liang Shengzhi, Trans.). China Culture and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
- 肖惠中、陈小平（2015）：《海上丝绸之路与泉港海港文化探析》。海峡文艺出版社。
- [Xiao Huizhong, Chen Xiaoping (2015). *Analysis of the Maritime Silk Road and Quangan Seaport Culture*. The Straits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庄国土（2001）：《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 [Zhuang Guotu (200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verseas Chinese and China*.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